

# 葬禮

# 九龍

「喂，死了。」彷彿是從遙遠的地方飄來的聲音。

「死？這真出乎他意料之外。那種病症，人家都說至少要拖二三個禮拜以上的；可是這可憐的傢伙，却從發病起才不過十天左右便一命嗚呼了。不會吧，莫非我還在夢中……他看着發白起來的玻璃窗，腦子裡好像一片空虛，但又似乎是一片混亂。」

「嗚，你醒了沒有？死啦，得收拾啊，天死啦！」

再無疑問了，真的死了。他奇怪為什麼一點也不湧出切實的可惜的念頭。一個月的薪水白白地從指間溜掉……他向自己說着，但仍沒有可惜的感覺。

他那混濁的思緒漸漸澄清了，太太的話才清晰地映在印象裏。是啊，得收拾才行……可是這時一般寒氣襲上來，使他不自觉地拉了拉被角。對身上的棉被，有點戀戀不捨了。

他又看了一眼玻璃窗。是的，現在非起來收拾不可了，因為天馬上就要大亮；左鄰右舍就會有人起來走動。到那時，無論如何也逃不過人家的眼光了。但是，管他呢？被看見了又怎樣？怕什麼？……

「呀，你還賴在牀上嗎？看你，比死蛇還懶！」太太在廚房裡老實不客氣地嚷。

「來啦，來啦。」他猛地踢開被，霍然站起來，披上一件毛衣，推過紙門走到廚房，取了盥洗用具。太太默默地站在燒火。這是個沉悶的緘默。他覺得有些受不住，便說：「奇怪，這麼快。」

「可能是豬虎列拉。」哦！可怕的字眼！他默默地刷起牙來。

他還記得很清楚。一個多月前，他花了六百五十元買回了四條小豬。而後一切順利，牠們都長得很快，彷彿是用打氣筒從肛門打氣進去一般。一禮拜多前，太太忽然發覺到最大的一頭忽然咳嗽起來了。她雖經驗不算富足，但耳濡目染，早就懂得這是個不尋常的訊號。正常的發展是：肺炎——傳染——死亡……第二天，他依鄰居們的建議，買回了配尼西林和邁仙，由太太捉住牠的後腳，他親自動手往大腿肌肉注射進去。

照理，早期發現，適可的處置，應該是有個滿意的結果。然而並不。第二天當他下班回到宿舍，馬上到豬圈去看時，不由大吃一驚。牠正俯伏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氣喘如牛，胸部猛烈地急遽地一漲一落。同伴們因見了人而起的驚慌和奔闖，也不能使牠抬一下子頭了。顯然，牠不但未見痊可，反而變本加厲。

「呀呀！這不是更重嗎？」

「是啊。」太太正在忙著燒飯，憂慮地：「你說怎麼辦？」

「牠吃了嗎？」

「沒有，一口也不吃。整整餓了一天。」

「唔……我得再去找藥。」

「到那裏找去？」

「不如請獸醫來。」

婦倆合作，費了一大把勁注射進去。次日，病況仍無起色。晚上，太太向他報告說，這一天她打聽了好幾處，聽說最後就祇有服用「歐勒邁仙」了。

第二天，因為他工作較忙，下班回家時已是掌燈時分了。飯後，他把兩盞電燈都引到「病房」附近，然後又是不顧寒風刺骨，脫去上面衣服跨進「病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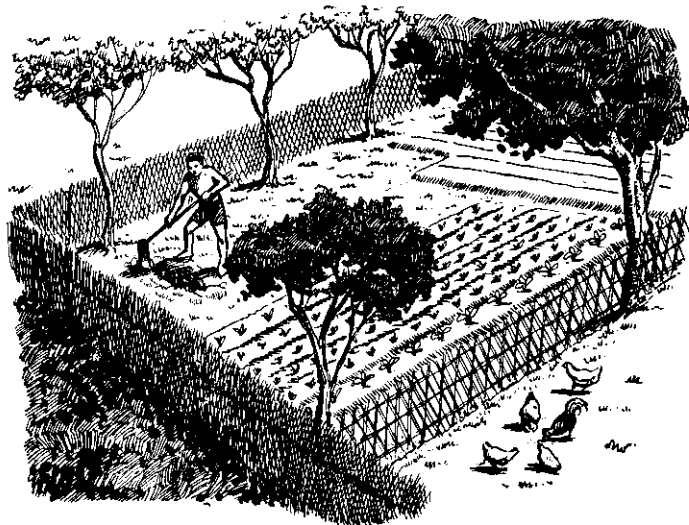
豬已顯得無力多了，因此很快地便捉住了牠。他把豬夾在雙腿間，雙手抓牢兩個耳朵。她則用一根尺來長寸多粗的棍子，撬開豬嘴。可是這一舉動却使那豬惱火了，拚命地掙扎，幾次甩脫了嘴裏的棍子，使得她無從下手。而且豬牙銳利，不便把手指伸進嘴內，祇得從牙縫裏擦入。一來豬不時地掙扎幌動，二來她似乎怕被猛咬一口，故老是擱不準；試了好多次，好不容易地才擲進去，但却不大準確，藥囊停留在舌上。雖然趕忙倒進開水，却灌得牠滿嘴滿鼻孔，藥囊未能順利沖進喉部，反被咬了一下就吐出來了。

他連忙放下豬揀起來一看，藥囊已被咬了兩個小洞，而且壓扁了；加上開水沖洗，顯然藥粉已損失了不少。

「唉唉，看哪。莫再用棍子撬了，嘴給棍子塞住了，怎麼灌？我用手把嘴拉開，你要快點下手。」他又一次把豬抱起來在腿間捉牢。

此時，豬已奄奄一息，怎麼也拉不開嘴，咬得死緊。他試了多次，只能發見非把手指插進齒間便似乎無法拉開而已。

(下接二六頁)



他無暇有酸發，奮力把地挖開。

(上接二三頁)

「嗚！傷腦筋。」他放下豬看看太太說：「你看過人家灌嗎？」

「沒有。」「所以你會灌。」

「我聽人家說明，是這樣灌的。」「聽人說明？灌下去了嗎？哼……」

「嗚！你倒怪起我來啦？」「就是因為你沒問清楚嘛，就自作聰明。」

「呀呀！又不是我叫你的，真是。」「糟塌了十五塊錢，哼！」

「別來這一套了，再試一次，現在我想到。」「不死怕也要給弄死啦。」

他有些不願地，又一次抱起了豬。太太再用棍子搗嘴。這一次，可能是豬已使盡力氣了，咬住棍子不動，她從嘴邊順利地把藥囊塞進去，灌進了一口開水……

「喂！刷牙都刷得發呆了！」

太太的喊叫，使他陡地從優想醒過來。忙嗽了口說：「臉等會再洗。你說那裏好？」

「菜園裏隨便揀個空地嘛。」「不危險嗎？」他想起那可怕的字眼——虎列刺。

「有什麼危險？」「病菌被菜吸進去，以後又拿來喂牲口，豈不糟糕？」

「人家都這麼辦的。埋深一點不就好啦？」

他提着鋤頭默默地踱出去。晨風料峭，砭人肌膚，使他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他看中了菜園一角的空地。於是掘起鋤頭，脫去木屐擱起來。樹根縱橫，石塊纍纍，使他看着實實地費了一大把勁。

天已大亮了。仰頭一望，樹梢灑上金黃色的陽光，在晨風中顫抖着。他覺得非趕快些不可，便用力地掘着。不多久，寒氣消失，渾身都熱起來；他覺察到額角正在滲着汗水。

他稍停片刻，揩了揩汗水，再繼續下去。

坑終於掘好了。底部寬約一尺多，長兩尺光景。也許太小了一點，但手頭就祇有這一把鋤頭，除非從地面加以拓寬，便無法擴大了。算了。他想着，便放下鋤頭，看看稍疼起來的手掌，然後往「病房」走去。

「病房」邊就是籬笆，籬笆那邊可見鄰家太太正在喂鷄。他奇妙地感到有些怕她看見。便慢吞吞地先開始拆除那些草草釘在木板牆上的破木板。

鄰家太太喂好鷄過去了，他這才重新端詳了一會豬。

「嗚……」他偷偷地嘆了一口氣，彎下上身，用兩手握住豬的右兩腳。不會突然跳起來咬我一口吧……他的腦海裏閃過了這樣一個思想；然而次一瞬間，從手上傳來了異樣的感覺，使他不由得縮回手，倒抽了一口冷氣。

呃！那是種異乎尋常的冷；是他所從未接觸過的恐怖……那是與死神打過交道的冷，他的心卜卜地跳了起來。他兀立了片刻，心跳才漸漸平靜下來，這才又一次伸手抓住它，舉起來往那個墓穴走去。手上重甸甸的感覺，強有力地敲擊着他的心板。

他輕輕地把它放進穴中，發見到墓穴的太小了一點；它的嘴巴和後腳都卡在斜壁上。哦……牠已長得這麼大了……惋惜與憐憫之情，油然而在他心中交互湧出來。

要不是這時傳來木屐聲，他或許要呆立下去的。他忙拾起鋤頭，先把它後腿彎向腹部，然後想使嘴部也彎向胸部。可是它太胖了，怎麼也沒法彎得容進那個空隙。他試了幾次，最後不得不用鋤頭底部按着它的耳上，使勁地推下去。這是怎樣一種殘酷暴虐的苦刑啊！這種感覺使他不忍過份用力，彷彿那要給予它莫大的痛苦一般。因此，未達所期目的，惻隱之情便使他放棄這種企圖了。他的眼眶有點酸楚起來；奮力地把穴邊的泥土扒下。他站在那微隆的一堆新土上踏着步，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下來。

# 大豐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優待!!

日本石原產業株式會社臺灣總代理大豐農藥行自創業以來承蒙各位指導及支持，使業務日見繁榮，不勝感謝。

惟今年值創業五週年，為酬謝各位的愛護及支持，並加強服務起見，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擴大組織改組為大豐農藥股份有限公司，遷址於臺北市漢口街一段二三號繼續經營。

茲因本省第二期水稻播種時期屆，為紀念本公司改組成立，自即日起將各種植物荷爾蒙劑限壹萬本，特別犧牲血本優待。

敬請各位繼續支持及指導為禱。

## ——各種植物生長荷爾蒙劑——

### 1. 綠多旺

用途：促進發芽發根作用，提高發芽率或活着率。

### 2. 土蘭師扶朗多旺

用途：促進發根，健康幼苗，增加分枝，提高收量。

### 3. 果實多旺

用途：防止果實及瓜類落花，落果，促進成熟。

### 4. 蕃茄多旺

用途：防止蕃茄落花落果，提高品質，增加收量。

### 5. 2,4-D「石原」

用途：水田，小麥田，畑等之除草，防止倒伏，增加收量

●說明書，價格表：請函索並附郵票四角即寄

原大豐農藥行  
大豐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許 加 總經理：洪明輝  
臺北市漢口街一段二三號 電話：26538